

譯者前言

這是一部愛情小說，然而更要緊的是——這是一部好小說；這裏面愛情和勞動的熱誠交奏成一個生命的大合唱；這裏面，社會主義國家裏優秀的人的品質被高度地歌頌着，主題和形象仍然是愛情，然而牠已擺脫了舊的範疇。我們說到愛莎丹，我們就意味着土克曼的成長；我們說愛情，就意味着列寧——斯大林黨是怎樣把人從憎恨中解放出來的，而且還意味着蘇聯人民保衛生命，保衛愛情的那種鋼鐵意志……

感謝我們底原作者——比我們長了一輩的詩人和小說家克爾巴巴耶夫(Berdi Kerbalayev)同志，他給我們劃畫了美麗的土克曼底風景圖：

土克曼這個國家底面積比意大利、英國、和比利時底總和還大，遍地綿亘着山嶺和沙漠。然而，今天，在這兒：碧綠的草原底上空閃動着星星，牧羊人趕着數不清的牛羊和駱駝踢踢踏踏地歸來享受豐盛的晚餐，清涼的晚風裏飄揚着幸福的歌聲……這兒，幾世紀來的荒涼的沙漠變成了肥沃的原野，土克曼大運河像一條綠色的絲帶貫穿着一百三十萬公頃的麥田、葡萄園、草地、牧場、和森林……這兒，壯闊的江上躍動着呼喇喇的汽船，電力把安姆——達利亞底水流灌到西方工業區……這兒，密結得像綠色帳篷的棉花叢中流動着柔香的微風，我們底主人公白金溪和愛莎丹就在這裏面勞動，戀愛……

真的，「今天我們可以大聲地向全世界宣佈：上一代人們底夢實現了……」在「陽光朗照的土克曼，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心裏都洋溢着快樂。」

然而，我們並沒有忘記了苦難的歲月，聽納索丹大娘跟她女兒愛莎丹說吧：

「孩子，我像你這樣大的年紀時，我們都在貧困中生活着，特地主做一天苦工掙得一個「克朗」，從太陽起山幹到太陽下山……眼睛腫痛得流着淚水。後來遇到你爹，他和我一樣窮。……新的不幸又來了，英國鬼子侵入了我們國家……他拿上一枝來福槍和別人一起打仗去了……我會永遠感激俄羅斯人民，正當你爹半死不活地躺在血泊裏的時候，俄羅斯士兵把他救了起來……他回家時一隻手臂沒有了……」

然而，我們底納索丹大娘是值得驕傲的。儘管在不久以前，土克曼少女底生活圈子還只局限於遊牧民族底帳篷車內，儘管她們連路也只認識從帳篷車到遊牧場之間的一段，可是今天，她底女兒，我們底女主人公愛莎丹在世界最大國家底首都莫斯科出席了蘇聯和平大會，把土克曼人民反對戰爭的聲言播送向全世界。本來，女性底描寫是克爾巴巴耶夫底主要題材之一；一九二七年他寫過長詩「女人底命運」，以後又寫過「被奴役的女人」，但是白金地裏的姑娘是被當作勞動英雄底形象刻畫着，而且結合着偉大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給予了愛莎丹以熱烈的歌頌。

愛情……

愛情像濃烈的葡萄酒流溢在自由的土地上，流溢在勞動人民底血液裏，他們愛祖國，愛和平，愛田園，愛勞動，愛自己底血液培植起來的一草一木。我們爲這個故事非常感動：一天，白金溪和愛莎丹一塊兒在棉花田裏工作，兩口子談談笑笑，白金溪想跑上去抱愛莎丹，把鋤頭朝土裏一插，一個不留神，一株棉花根被軋斷了，一對小愛人噙了半天氣。過了幾天，白金溪再到田裏去，看見那株棉花枯萎了，憔悴的枝葉躺在地上，白金溪抱起來吻了好半天，傷心地說：「……是在你們底綠葉叢中我遇見了愛莎丹，你是我們愛情底證人……」結婚了，熱烘烘的賓客們要小倆口子講戀愛故事，愛莎丹從壁上一塊精緻的毯子上取下一簇枯萎的棉枝。「是棉花使我和白金溪結合了，」她低聲地說，「我們一直把牠掛着，這是我們底幸福底保證，這是最寶貴的婚禮紀念品……」這是土地培養出來的愛情，這種愛情又會使土地更肥沃，更美化。有什麼比這更美麗的呢？有什麼比這更能激動你扯起青春的篷帆去駛回那遙遠的金色的夢？

真幸運，我們這本書譯完的時候，正當是祖國底美麗的春天，正當千千萬萬翻身的農民在遼闊的原野上沸騰着生產競賽的歌聲。「土克曼底美麗的畫圖就要出現在我們自己底國土上了，」我們愉快地說，「我們不久就會聽到拖拉機呼喇喇馳過自己底麥田，棉花田，我們會看到無數的白金溪和愛莎丹在每一塊田野裏掀起勞動底歌聲，愛情底笑浪……」

本書翻譯過程中，承張夢麟和章益二先生審慎校訂，特此誌謝。

白金地裏的姑娘

第一章

八月底下旬，天氣是悶熱的。

太陽偏西了，但斜射着的光線仍在遼無邊際的棉花田上發射出眩目的光彩。這兒，那兒，在濃密的綠葉叢中，毛茸茸的白棉絮在和暖的陽光下閃耀出一片銀白色的光芒。

藍天靜則無雲。靜謐澄澈的空氣中流動着溫柔芳香的微風，重甸甸的棉莢在纖柔的枝頭輕輕地搖曳着，發出隱約可辨的沙沙聲。棉花極緊密地纏結成一頂綠色的簾帳，叫人幾乎不能通行。

集體農莊的莊員們三三兩兩地在田野裏工作着，不時傳來響亮的笑語聲。溪邊排列着一行行的桑樹，近村的那一邊是杏樹。百羅鳥在放開嗓子歌唱：「嚶——哦，嚶——哦。」牠們在歌唱和慶幸這四面的景色是這樣地美麗。棉莢在柔枝上點頭晃腦，彷彿就是牠們自己在唱歌。

澆水員攜一把鏟子沿溪邊走來，把歌聲迴盪在田野上：

清脆甜蜜的銀鈴叮鐺叮鐺，

你底微笑給冬天帶來春光；

溫情地望我一眼，姑娘……

歌聲陡地停住了。一位在棉花叢裏勻土的姑娘突然直起身子，恰好和這位邊走邊唱的澆水員打了一個照面。

澆水員站住了，把肩上的篩子放下來，插在地上。他握着滑溜的篩柄，以漠然的目光低聲說：

「愛莎丹……」

愛莎丹望着澆水員。他頭上繫一塊手巾，藍色的襯衫敞開着領子，袖子捲到肘上，壯大的胸膛，肌肉結實的脖子，臂膊和臉，都在陽光下閃着金色；灰色的褲子直搭到膝頭，赤光的腳踩在潤邊的爛泥裏，濕砂鑽入腳趾。

澆水員迴避着愛莎丹底目光，他扭過頭去，勉強抑制住使他雙頰抽搐的愉快的笑容，從這裏，她看出他在發窘了。這給了她勇氣。愛莎丹感到特別快樂和輕鬆，她自己也不知道該怎麼樣好——去把他惱得更厲害些呢，還是去打破他不敢說話的懼怯。愛莎丹說：

「歌怎麼突然不唱了，白金溪？」

白金溪張大眼睛，直睜着愛莎丹底臉。

愛莎丹底雙眉像一對鳥翅似地張揚起來。陽光要弄着她底大而烏黑的眼睛。她笑着，露出一口亮

晶晶的潔白的牙齒，像一串小白珠子。誰能說愛莎丹是美麗的呢？可是白金溪一看到她這樣的笑容，一看到吻着她雙頰的一對酒渦，總認為她是世界上最可愛，最美麗，最值得崇敬的姑娘。白金溪是一個愉快的小伙子，從不在別的女孩們面前害羞。但只要愛莎丹在場，他總有些害羞和不安，說到嘴邊的笑話也住口了，怪難為情的。在她面前，他往往感覺困惱，生怕溜出幽默的或不三不四的話來。現在他在煞費心思地回憶剛才究竟唱些什麼，可怎麼也想不出來，白金溪總發感覺得窘了。如果是一支輕浮的曲子，可不糟了嗎？在喜亂中，他默默地握住了鏢柄。

愛莎丹再問他：

「你怎麼不唱啦，白金溪？」

白金溪不知怎樣回答才好，囁咕着：

「哦，不過是……」

但是愛莎丹並不放鬆。

「不過是——你這是什麼意思？」

白金溪的腦子亂哄哄的，默默地望着她。

「我唱過歌嗎？」

「難道沒有唱不成？」

「哦，對了，不過是——一面走，一面自己哼着玩。」

「我就是說這個呀！」

「說甚麼？」

愛莎丹笑起來了。

「你歌裏唱的銀鈴是指什麼？清脆而甜蜜的銀鈴叮鐺叮鐺。」

「噢，是的，牠叮鐺叮鐺，敲得很響……」

「那是什麼鈴？」

「什麼鈴？」白金溪又困惑起來了，他望着棉莢，用手指着說，「就是那些銀鈴般的棉莢。」

愛莎丹放聲大笑。

「噢，白金溪，你講得好滑稽，棉花怎麼會有鈴呢？」

白金溪終於恢復了鎮靜，惶恐消失了。他說道：

「看，愛莎丹，那兒不是鈴嗎？每株棉梗都像一位盛妝的新娘。」

白金溪底比喻博得了愛莎丹底歡心，她細細地觀察了豐茂的棉叢。沉默了一會兒，她說道：

「你形容得很好，白金溪，你底歌既然歌唱棉花，幹嗎說什麼『你底微笑給冬天帶來春光』？」

白金溪不再怕愛莎丹了。站在他面前的像是另一個女孩子，他睜着她底面龐喊道：

「你是什麼意思？噉，每顆棉莢是一個蓓蕾，開花就像微笑，棉花底每一根纖維都像一縷陽光，叫人開心，憂鬱給驅除了，冬天變成春天。」

愛莎丹浸入沉思，她從碰到她胸前的那株棉梗上摘下一片葉子，心不在焉地放到唇邊，吸着那溫潤濃郁的氣息。然後，她說話了，一種異樣的聲調說得白金溪好開心。

「白金溪，我常聽到你在會場上做報告，但我從不知道你會說得這樣好，你底語言豐富而美觀。你幹嗎不寫詩呢，白金溪？」

「得啦，愛莎丹，噉，如果我是詩人的話，我會歌頌棉花底讚美詞，我會唱得多好呀！我會把詩句完全獻給她們。啊，這是多好的植物呀，愛莎丹，我們應該像愛撫孩子一樣地去愛撫她們，她們像女郎般地嬌嫩，要耐她們底好可真難！她們比調皮的新娘還難侍候，儘管你用什麼方法去追求她，她還是不會滿足的。這個，你也用不着我說——你自己不也在侍候她嗎？我們不管冬天也好，夏天也好，整年在照料她，培養她。我們戒天想到她，因為她就是我們底財富，我們底一切。」

愛莎丹扔下了棉槌，凝視着白金溪。

「你說得真好，我們該在棉花上面下工夫。這是一種任性的植物。可是你最後幾句話……你不覺得過份一點嗎，白金溪？」

「我知道，愛莎丹。玉蜀黍，葵園，菜園，各種從土壤中生產出來的東西，都是必需的。可是，

問題在，棉花可不是隨便什麼地方都生產得出來的。我們底植棉事業在全聯邦中佔第二位。如果你有棉花，你底玉蜀黍倉也就滿了，一切金錢所買得着的東西，你家裏也都會有了。棉花會給我們保證富裕繁榮的生活。我們鄉下有的是太陽。瞧，田野！瞧，太陽！這塊土地，只要我們好好花些心思在上面，每株棉樹所出產的棉花便會抵得上一隻綿羊所出產的羊毛……」

愛莎丹笑了，她底笑常會使白金溪興奮，這一次他却以為她不信任自己了，他感到難受。

「怎麼啦，愛莎丹，你不相信我了嗎？」

愛莎丹又笑起來了，白金溪發覺自己誤會了——這是人間最美麗的微笑，和往常一樣，他心中充滿着快樂。

「我相信你，白金溪——我笑，是因為我很贊成你對於棉花的見解。」

白金溪把陷入濕沙中的鏟子拔了出來，以一種比較鎮定的語氣說道：

「聽我說，愛莎丹，你底功勞不只是一個人曉得，全村的人都知道呢。你和你底農場工作隊已經是大名鼎鼎了。你用不着取笑我底說話，我知道你對於棉花比我瞭解得多，可是我所要說的却不是那個。」

「那麼，是什麼呢？」

「我得告訴你。在過去的大個月中，我們要那麼樣地憂慮、煩惱、苦幹。現在，我們可以收穫我

們勞動的果實了。看我們底收成吧——看，那邊都是啊！只要棉花在下霜以前會開放的話，那麼誰也搶不去了。我們只要採集就成——要採得一絲一縷也不給糟蹋了。這就是我要歌唱的原因，因為我底心在歌唱呀！」

愛莎丹體味到這些話底懇摯，她再把展開在眼前的田地打量一看，似乎第一次看到似的。棉梗上垂甸甸的半開的莢子宛如一隻母駱駝底充溢着乳水的乳房，柔絲般的纖維到處像白沫似地噴放着，或者層層疊疊地閃着白光，像堅實的圓蛋。有些果莢還沒有長成——但牠們也會成熟飽滿起來的。淡黃色的花朵還在樹冠上顫動，指向天空，指向生動慈祥的太陽。

愛莎丹凝視着，這美麗的景色真叫她怎麼樣也看不夠。她心中漲溢着喜悅。「白金溪是對的，」她想。六個月以前，她看到這塊土地只是一片黏土，空曠，像手掌般平坦，沒有一點綠意。春秋二季，拖拉機在這兒咆哮着，用長犁把泥土翻轉過來。播種機在耕鬆的地面上開動，將種子一行行撒下去。一星期以後，在春天底陽光下，嫩綠的枝芽從泥土中鑽出來，把黑色的土地上披上一幅綺麗的綢圖案。從那時起，愛莎丹底農場工作隊就沒有離開過她們那一塊土地。女孩子們掘地、鋤草、弄平撒苗旁的土壤。她們底美麗的衣服點綴着田野，像許多被風吹散的罌粟花。再過幾天，長着三四個穗子的棉梗直向上長，變成粉紅色，像鵝腳似的。愛莎丹和她底小組毫不疲倦地工作着。棉莖一天天生長，茁壯、成熟，愛莎丹底心也隨着高興起來。六個月來，她操了多少心呀！春天底驟雨使她就心滿

急的洪流會泡壞種子，沒有出芽就會腐爛掉。雨後又是灼熱的太陽，乾裂的土地將會窒息數輩底生長。這一來，又須要鬆土、澆水、掘小溝。乾燥的熱風也是可怕的，牠突然趕來了，一天天吹噓着，會把脆弱的植物吹枯。如果你不給以及时的施肥和遮蓋，這些植物將會飢餓得凋萎下去。另外一件不幸的事又要來了——小鳥將會侵入地裏把嫩枝上的汁液完全吸去。白金溪說對了——棉花和嬰孩一樣，要經常當心。多少個夜晚，愛莎丹擔憂得失眠了：心血白費了可怎麼辦呢？而現在……現在棉花就要開花了，馬上就要開始一個熱情的採棉季節。新的棉葉會一個個開綻出來，像活的東西似的。愛莎丹將會穿上圍裙，躍入棉花林中，拉出莢子裏的纖維，像駱駝滴乳一般，從手指下流出來……

愛莎丹站着，聽棉葉底數來而有韻律的細語，像在奏出音樂氣息的詩句。她沉浸在深思中，採下一小枝棉花，用指頭揉摩着。白金溪呆望着愛莎丹，眼睛裏閃耀着喜悅。愛莎丹底身材小巧秀麗，寬敞的衣襟一疊疊鬆散着，緊貼着堅實的胸膛。細長的被太陽晒紅了的腳踝像拉緊着的弦子。愛莎丹是個愉快的姑娘，她底表情坦直開朗，像一隻展翅欲飛的小鳥。烏黑的頭髮盤在頭上，免得打擾工作。白金溪凝望着她底被陽光吻着的金黃色的頸子，柔軟的下頰，和正在玩弄着棉花的纖細的手指，心跳動得更快。

一天天，一年年，白金溪都看到愛莎丹，愛慕她一天比一天強烈。他想，如果他們倆能夠結合的話，他就是最幸福的人了。但是白金溪沒有胆子向她表白。近來他對於愛莎丹更沉默了。「她現在一

定搭起架子來啦，」他想，「看也不要看我。而且，別人會怎麼說呢？」白金溪從前並不想愛莎丹，可是現在她一得到了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稱號，他就把她看得比仙女還要美。那孩子像是在追求人家底榮譽。」」

母親常常告訴他：

「你該結婚了，白金溪。該是你成家的时候了，孩子。村子裏不有的是可愛的女孩子嗎？我們要來一次像樣的結婚典禮呢。自己找個新娘來，孩子。譬如說，愛莎丹就是一位非常可愛的姑娘，溫柔得像花兒似的。讓我來攀這門親吧。」

可是，這些話只使得白金溪發脾氣。

「我不要聽了，媽！請原諒我底話，我決不肯把自己底命運交給別人去處理；即使你，我也不願交給。我長着眼睛會選擇自己底對象，我長着舌頭，會去追求。用不着煩你底神去把這些事告訴任何人。」

白金溪嘴上是這樣說，心裏却有另一種想法：

「她幹嗎老是我底麻煩？她幹嗎不去找愛莎丹自己談，看她怎麼個想法？」於是他自己打肚皮官司了：「啊，你是媽媽底寶貝！噯，你這個沒用的傢伙！」他鼓起勇氣，咬一咬牙齒：「我是一個自由人，我是自由人民底兒子。我怕什麼？我要上愛莎丹那兒去爽爽快快地告訴她。她當然不會責罵

我。就在這第一次的機會裏，我要把什麼話都直截了當地告訴她！」

然而白金溪也只是自己咬咬牙齒而已，他缺少幹的勇氣。機會儘管多，只要一看見愛莎丹，他就說不出話來。

現在，白金溪又站在愛莎丹面前了，眼睛離不開她底臉。她悄悄地玩弄着一小枝棉花，一會兒又把它丟在地上，斜視着白金溪，笑……突然，白金溪像被一陣大風弄昏迷了，顧不得周圍的一切，把一把尖鏟望土裏一插，直插到一株棉花底根下，激動地走向女郎身旁。

「愛莎丹……」白金溪開始說話了，但他突然看到那株根被剝傷了的棉樹可憐地倒下地來。白金溪連忙拔出鏟子，垂着頭一聲不響。

愛莎丹從幻想裏清醒過來，望着白金溪，眼睛裏閃爍着期望的光芒。然後，她底目光落到倒下的那株棉花上，發出一聲難受的低叫，扶起花莢半開的綠枝子，把牠們抱在胸口，撫摸着，像母親撫摩孩子。平滑的棉絨，被太陽晒得銀白的，襯托着她底紅色的綢衣，像是土克曼女人常常佩帶在胸前的銀裝飾品。

白金溪像一個犯規的孩子，低着頭站在愛莎丹面前。然後他偷偷地望了她一眼。他看到她撫摩着那株棉花，像撫摩生病的孩子，她胸前的潔白的棉絨，白金溪把牠當做她底淚水。白金溪又苦痛地垂下了眼睛。

「原諒我，愛莎丹，」他說，「我自己也不知道怎麼搞的。」

愛莎丹懂得白金溪多難受，可是還想捉弄他。

「好意思，自己把棉花軋壞了，還笑呢！」

白金溪答辯道：

「哦，不，愛莎丹，那是無意的，我敢賭咒！」

愛莎丹玩皮地把棉枝壓到白金溪底臉上，這株棉花像一頂帳幕似地覆蓋着他倆。愛莎丹溫柔地，低聲地說：

「算了罷，無意的總是無意的。心裏放寬些吧！潑出去的水也收不回來啦！」

白金溪似乎並沒有注意到沉重的棉莢拍擊着他底肩膀，但當愛莎丹底柔軟的手一碰到他底手時，他全身震顫，心頭像着了火。他放下鋤子，把兩隻膀子伸向愛莎丹。

就在這時，近處響起一陣喊聲：

「嘿！愛莎丹！過來！」

第二章

基奧列德集體農莊屹立在高臨於嘈雜的安尼亞伯澗底一個高崗上。這裏，空氣純潔清新。周圍多步里看到的盡是鑿殖過的田地和菜園，在地平線上溶入藍灰色的煙霧。

愛莎丹那天離開棉花田特別早。她站在通向農莊的一條路上，凝望着自己住的村子。鋪展在高崗上的綠色的菜園，叫她想起在畫片上所看到的俄羅斯底生氣勃勃的彎曲的樹林、和綠色的山崗。

愛莎丹那一天怎麼啦？爲什麼每件小事對她那麼龐大和重要，像是她才第一次睜開眼睛看世界，像是周圍的什麼全變了，像是她自己也變了？幹嗎她只是無目標地亂逛着，什麼也不想，她心裏究竟高興些什麼？

愛莎丹和白金溪是在同一個村子裏長大的，他倆在同一個學校裏讀書，在集體農莊上一塊兒工作。他倆一天要碰好幾次面，但從來沒有那一次會面像這一次。這一天，愛莎丹底心裏給撩起了一些新的感覺。愛莎丹是位好姑娘。她有着一顆溫暖易感的心；她很愛自己底母親；常常準備幫助任何集體農莊的莊員；把莊稼的利益看得非常重；能夠晝夜不睡覺去讀完一本書；熱愛祖國，準備着隨時貢獻出自己底生命。但對於愛莎丹，靈魂裏那一天所給撩起的一些東西却是新奇而激動的。她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感覺，她既高興，又不安，心裏有點兒難受。

太陽像往常一樣地愉快，一樣地普照萬方，把快要西沉的光線傾瀉在大地上。綠色的棉地，菜園，蔬菜園，——四周的一切都蓋覆在平靜的氣氛中。這情景是一向熟悉的。那麼，愛莎丹怎麼啦？她怎麼心地不平靜？她底心幹嗎跳動得這樣厲害，像是在胸口中待不下去似的？為什麼愛莎丹被一種衝動攫住着，頭也不回地直向前奔，一邊叫喊，一邊歌唱？她急於把這種新奇的快感告訴別人。她底心又怎麼給染上了說不出的渴念？

那一天她同她底工作隊隊員們說了些什麼？她給了她們一些什麼指示？她大概說過無聊的話罷？或許，當她走的時候，她們曾經譏笑她，而且驚奇地談論着：「咱們底愛莎丹怎麼回事呢？為什麼她底行動這樣古怪？這樣早她就跑到那兒去了？說不定有人找她吧？」

愛莎丹一邊沿溪閒逛，一邊這樣想。她沈思着，沿棉花田步行着，突然看到白金溪出現在面前。愛莎丹張大眼睛，屏住呼吸，向四面張望，白金溪並不在，只有一枝淡黃色的花在葉叢中愉快地向她點頭，像是要提醒她什麼事情。白金溪……哦，當然囉，白金溪！這全是他底錯。她幹嗎要欺瞞自己！白金溪！她那一天的情況就是這樣的。這情況發生的時候是：他倆一塊兒站在軟柔的綠葉和沙沙的棉莢中，把柔嫩的棉枝做成一頂蓬鬆的帳幕，覆蓋在自己底頭上。那不過是一分鐘的時間，但是，這可不就是愛莎丹生平最甜蜜的一分鐘嗎？為什麼那一分鐘不會是一年，一個永恆？愛莎丹不是準備犧牲現有的一切和將來的一切去換取這一分鐘嗎？啊，那細人的一分鐘呀，美麗得像太陽，像地球，